解放日報

第二一八號　今日出版一小張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三月十五日　夏曆丁亥年二月廿三日（二月廿九日春分）

滬職工舉行「二九」受傷者慰問大會
誓為梁仁達烈士復仇！
職業界慘案後援會亦正式成立

【本報訊】滬訊：滬市各職業團體於本月二十六日聯合舉行「二九」慘案被毆同事慰問大會，各職業工人參加者五百餘人。永安、大新二樂隊輪流在場奏樂，十三位受傷者入場時，全體起立鼓掌歡呼。各職業團體代表致詞一致指出：法西斯特務走狗已臨末路，爰用國貨抵制美貨的求生存運動必須貫徹，要踏着受難者血跡，為梁仁達烈士復仇。十三位受傷者在接受慰問禮物及獻花後，當場發誓結

金鑑，並宣誓稱：「我等何辜？慘遭痛毆！愛國有罪？向誰訴？乃知復仇之必要，惟團結之鎔堅；誓譜金蘭，誼聯異姓；誓共甘苦，義結同心」。

【本報訊】滬訊：上海職業界「二九」慘案後援會已於上月廿三日成立，上海電力公司、產業工會、上海教育界、暨大、交大等紛紛成立後援會，發表宣言，並以募捐、街頭宣傳等行動聲援。滬、渝三大

血案。中國美術工作者協會於廿五日發表宣言，抗議特務暴行，號召國人反抗介石暴政內戰：「我們是人，是得到抗戰勝利的中國人，如果過去我們不肯對壓迫人民的傀儡存妥協之心，難道今天我們肯對迫害人民的公然低頭嗎？」宣言呼籲全國人民爲保衛人身自由、居住自由與各種基本自由權利，及堅持文化與教育的神聖獨立而鬥爭。

爲外長會議檢討中國問題事
周恩來將軍發表聲明
美政府援蔣內戰破壞了莫斯科三國協議
如有蔣方代表參加中共亦應有同等權利

【本報訊】中國共產黨代表周恩來將軍於三月十二日在延安發表聲明如下：「現在在莫斯科開會的四國外長會議，正擬議檢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莫斯科會議參與國關於當時所達到的中國問題協議的執行情形。我們認爲這是必要的，而且合理的。當時協議各國，曾一致認爲：中國必須停止內戰與實現民主化；民主份子應該參加中國政府的一切機構。英美蘇三國外長，曾重申不干涉中國內政的政策。美蘇兩國並相約從中國撤退駐軍。協議發表後，美國代表並斡旋進行國共兩方談判的調處。經一年的證明：中國內戰不僅未停止，且更加劇；中國政府的民主化，不僅從未實現，且更加獨裁。造成此種現象的主因之一，乃美國政府的政策，不僅干涉中國內政，更援蔣內戰，不僅未從中國撤退美軍，且更以美國海陸空軍參加此種內戰。這種情形，顯然違背了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莫斯科會議的協議原則。當時參與各國，實有責任檢討此事。中國共產黨爲中國問題當事人之一，亦有權利追究此事。倘國民黨政府向四國外長會議正式要求，或四國外長會議決定邀請中國參加關於中國問題之任何討論，中國共產黨即要求與國民黨政府有同等權利，派遣自己的代表，參加四國外長會議關於中國問題的討論。因爲國民黨政府既不能代表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中國解放區之一萬萬四千萬人民及中國的民主份子。而美國政府代表在調處中國的內部問題，已久已承認國共兩方的對等地位。故絕不容國民黨政府片面參加此項問題的討論。」

昨日蔣機轟炸延安
邊區羣衆極表憤慨

【本報訊】蔣介石飛機於十三日大規模轟炸延安。蔣機B二四、B二五、P四九等各型轟炸機、戰鬥機共廿五架，自上午八時半起，先後分批侵入延安上空輪番轟炸掃射，共歷八小時之久。拾得之炸彈片證明炸彈係美帝國主義所供給。邊區羣衆對蔣機濫炸民主聖地延安表示極端憤慨，益增消滅蔣胡匪幫之鬥志。

費縣參軍新戰士
萊蕪役中首立功

【新華社華東前綫十二日電】費縣新參軍戰士爲「保田地、保家鄉、保衛毛主席」，在戰鬥中英勇立功。人民解放軍某部新戰士劉加奇、在萊蕪附近小窪戰鬥中，打死衝到面前要他繳槍的敵人。彈藥手姚林富，當該連奉令撤出小窪時，他往返搶救傷員，走在最後，直到敵人進莊，他才穿牆跑回。某連彈藥手高中文，兩星期內學會打六零砲。小窪戰鬥中，自動代替六零砲手三發皆中。他們都是費縣新參軍的戰士，戰後都記了功，高中文並記一大功，提升爲六零砲手。某部南海大隊戰士任明玉，在萊蕪附近戰鬥中，繳加拿大輕機槍兩挺，並拒絕俘虜送他的鋼筆——機槍一挺，步槍一支。北手錶。許成紹從敵火的威脅中——王興太以戰鬥爭取屋內搶出本零砲一門，迫使蔣軍放下武器。在慶功會上，新戰士劉加奇說：「毛主席分給我房屋田地，讓俺們窮人翻身，現在蔣介石進攻延安，我們一定要決心打更大的勝仗，保衛毛主席。」新戰士任明玉快活的扭着秧歌唱着：「自己的家鄉自己保，榜鋒殺敵更加好。」他們被記上功勞簿，他們都是萊蕪縣新參軍的戰士。

▲　▲　▲

民主法令暢行於敵佔區
洪洞創造武裝村公所

【新華社晉冀魯豫十三日電】洪洞縣創造一種武裝村公所堅持蔣軍侵佔區游擊戰爭，使民主政府政令照常有效通行於蔣軍侵佔區。這一武裝村公所爲村政權及農村人民武裝自衛委員會合組而成，機構精悍，脫離生產。該村首先建立此種政權後，即捕捉敵探及武裝特務，鎮壓破壞份子，發動群眾，大爲振奮。隨即有六個敵佔村也組織了武裝政權，並劃出敵我毗連之警備地帶，配有輪戰隊警衛防守。蔣佔區群眾到解放區購買物資，須有武裝村公所之介紹證明，解放區群眾出境，也須有證明。這種措施，使特務活動逐漸消聲匿跡。一月份洪洞各據點敵人編組抓丁時，武裝村公所即動員幫助群眾轉移，不久偶村的青壯丁亦不敢出村活動。

東北蔣軍厭戰逃亡剪影

三槍嚇跑

【新華社東北八日電】吉林前綫自衛反擊戰中的隆隆砲聲使吉林附近蔣軍心驚膽戰。上月廿日上午，當十幾個新一軍士兵在向蓋塘溝出援時，某工作員只打了三槍，蔣軍就嚇得丟掉六〇砲狼狽四竄，後來發現無人進擊才回頭把砲拉了回去，民兵拾了一顆六〇砲彈送到縣上，用譏笑口氣說：「這是三槍嚇跑『中央胡子』的紀念品。」吉林市內蔣軍則貼出「安定人心」的佈告，但同時卻把市外人民住宅拆掉去修碉堡。烏拉街的蔣軍更強迫成千的老百姓去修「冰固工事」（堆起大量的木柴要老百姓向上面倒水讓其凍成冰牆），可是不巧遇到天出太陽，冰牆便東歪西倒起來。蔣軍齊聲叫苦，老百姓說這是蔣軍要垮台的預兆。

新一軍一個連　三十多人開小差

【新華社東北七日電】永（吉）北地區蔣軍入冬以來進犯解放區屢遭失敗後，士兵逃亡者日眾，新一軍三十八師一一二團一營一連從烏拉街到天崗換防時，就有三十餘人開了小差，同時由於我軍優待投誠蔣軍並助他們回家，所以在蔣軍內部紛紛傳遞着好消息：「民主聯軍發路費」，「民主聯軍優待俘虜」，「每人發五百塊錢路費」。而覺悟了的蔣軍士兵則攜械站到人民方面來。六十軍廿一師一團一營二連士兵張義清、潘義辛從天崗據點攜械逃出，並偷出班長的衝鋒式一支，戰士們就將「衝鋒式」的稱號來叫新來的弟兄，他現在已成爲游擊隊中的一個勇敢的人民戰士了。烏拉街方面上月廿二、三兩日，都有蔣軍新一軍三十八師一一二團一營一連士兵開小差，廿二日投奔我軍高鳳鳴，還個與我說話稱：「中央軍新老兵待遇不平等，新兵比老兵少發八塊錢的菜錢（老兵三十六元，新兵廿八元）。新兵們沒有不受氣的」。

日左右派展開競選
三大工會會員結成選舉同盟
日共與社會黨羣眾步伐一致

【本報訊】綜合報導：日本四月大選將屆，民主派與反動派間的競選戰正急速展開。日本三大工會——左翼的產業方面勞動協議會（前譯產業工會聯合會），左翼的日本勞動總同盟爲中間派的日本勞動組合協會（簡譯日本勞工聯合會）的會員眾已結成同盟，號召全體會員及其家族和親友選舉民主陣綫的候選人。日共同社會黨總結成兩黨競選同盟，雖經社會黨右派百般阻撓，但日共與社會黨左派及其廣大黨員群眾的同盟終已形成。日共領袖野進於日前曾發表聲明稱：由於社會黨右派的阻梗，兩黨競選中全面的同盟雖是失敗，但兩大黨的幹部間及下層群眾中的共同陣綫已經形成，終將使民主勢力於未來競選中獲得較去年大選中更有利的條件。而反動派中三井支持的自由黨中的正統派盧田均與三菱支持的進步黨中的元老派齋藤隆夫亦已結成同一競選集團。其他產業資本家的幣原同時亦與國民黨於八日合併成立國民合作黨，以集結力量進行競選。而從自由黨進步黨中游離出來的代表買辦資產階級的官僚政客，即自由黨的石黑武重、[illegible]橋渡與進步黨的犬養健亦相互勾結，準備競選。

我在渝聯絡工作人員
被拘禁及被迫撤退的經過

【本報訊】中共駐渝代表吳玉章同志及中共駐重慶聯絡處工作人員以及重慶新華日報全部工作人員九日由渝被迫撤退回延，記者曾往訪問，詢以他們在重慶遭受大批軍警搜查拘禁及被迫撤退的經過情形，除新華日報部份被包圍監視搜查情形，已略有發表的外，對於重慶聯絡處被監視搜查情形，

二月二十七日深夜三點鐘的時候，中共駐渝聯絡處曾家岩二十五號，突來軍警不下百餘人，猛烈打門，同人在睡夢中驚醒啟門，數十荷槍軍警及一部便衣特務人員即蜂湧而入，遍處搜查，翻箱倒篋，衣物書籍狼藉，室內同人都被強迫集中於樓下客廳內。最後蜂湧入吳玉章同志室內。玉章同志穿衣急起，問何事，他們聲稱：「爲『保護』你們的安全，要你們撤退。」問他們有無公事。國民黨警備司令部楊處長叔平說有。玉章同志拆開重慶警備司令孫元良來函一看，說是「爲保護中共在渝人員之安全及地方治安之維持，中共人員須於三月五日以前一律撤退」等語。玉章同志當即向楊叔平聲明：「中共京滬渝聯絡處是政府允許設立的，我們非得政府明令我們撤退，及我黨命令我們撤退，我們必需堅守我們的職位，不能撤退的。」旁邊即有便衣特務人員說：「你們破壞和談，稱兵作亂，與人民爲敵，使人民不得安定，民眾十分憤激」等。玉章同志當即反問：「誰與人民爲敵？誰破壞和談？誰在積極打內戰？誰使人民生活不安？我們住的對面就是兵工廠，數月以來日夕趕造軍火，徵兵徵糧急於星火，交通工具全作軍運，一切是戰爭狀態，誰要打仗

（下轉第二版）

我軍失去聯絡的六個戰士 殲敵二百後勝利歸來

萊蕪大圍殲戰中的小插曲

【新華社魯東前綫十三日電】前綫記者吳江尊報導：人民解放軍某部，萊蕪北郊戰鬥中失去聯絡的六名戰士，混戰在二百多個蔣軍當中，全部解決蔣軍後，勝利歸隊，這說明了人民解放軍的政治質量和戰鬥力遠勝蔣軍。二月廿二日，「杭州」部在萊蕪北郊追擊蔣軍之第四班班長吳魁定所率領的兩個戰鬥小組，共六個人，前進至張家莊西北樹林裏時，與二百多個蔣軍後續部隊遭遇，吳魁定及其戰士張加順、桑士文、閻茂發、殷于祥、竇福生，即機警的衝到蔣軍隊伍中混戰，六個人被敵共分了開，[illegible]二百多蔣軍人卸獨立機動作戰。戰士張加順首先以一梭機槍解決了身邊蔣軍的一架重機槍。北郊的山坡上一個蔣軍正架起輕機槍準備射擊，他一下跑過去抓住槍管，往下一按，一梭子彈從他的褲襠穿過去，火熱的槍管燙掉他腿一層皮，可是他終於奪過這挺機槍來，四面掃射，三十幾個蔣軍立即倒下去。他接連追趕到四挺機槍，殷于祥的前面一個班蔣軍均猛烈射擊，一顆子彈從他的胯上穿過，他仍奮勇衝去一個手榴彈，便俘了九個蔣軍，奪得了步槍。閻茂發的機槍一梭子又一梭子的掃射蔣軍。子彈打完了，他便以所奪來的一挺捷克式機槍來繼續射擊。班長吳魁定也奪到了好幾支槍。彈藥手竇福生是在十一師新解放來的戰士，也抱着蔣軍方面奪來一挺輕機槍和六支步槍。蔣軍狼狽潰逃，他們六個戰士邊追邊喊：「繳槍！繳槍！」跑散的蔣軍一經追到，便一個個舉手放下武器。統計他們八人共俘虜一百多蔣軍，繳獲重機槍二挺，輕機槍十三挺，步槍五十多支。他們就帶着一大羣俘虜和豐富的戰利品勝利的回到了自己的部隊。

上海上月兩旬中 解僱事件百餘起

失業工人紛紛請願

【本報訊】滬訊：據報紙披露，滬市各業工廠解僱工人事件，二月初、中兩旬已發生百餘起之多，因產品無銷路，廠方乃縮減業務，或解僱部份員工，或全月只開工數日。被拋到街頭之失業職工，紛紛向廠方或蔣記市府社局請願。另訊：著名的國際飯店，為資方擬自三月一日起，減薪百分之四十至五十，職工以物價狂漲中實行減薪，實不能忍受，該店房間部及十四樓餐廳侍應生百餘人已於二十五日罷工，並張貼標語反對資方無理措施；旋因資方答應解決，事已平息。

▲　▲　▲

蘇聯紅星報評 奧國不能逃脫戰罪

【本報訊】據塔斯社莫斯科九日電：西尼闊夫科在紅星報上評論「奧國問題」道：一九四三年莫斯科會議[illegible]宣言[illegible]注意：『她曾於參加希特勒方面作戰，負有無可逃避的責任，並且在最後算帳時，須考慮她對解放本國所作的貢獻』。但是，奧國至今尚未把上項宣言付諸實施，[illegible]與警告而予以接受。該國係由外來力量——即由希魔與德軍所解放的。但是奧國統治集團現在不僅一切努力歪曲歷史現實，並且試圖縮小奧國在戰爭中的實際反動作用。去年奧國總理開始了奧地利「自己解放」的言論，為了說服世界，不要使奧國對參加希特勒侵略負責，在那時發表了外交文書。奧政府散發外長助理會議的備忘錄及人民黨領袖之一舒米茨講演亦是這同樣的目的。舒米茨宣稱：「奧國各階層人民曾勝利地，在長時期內參加了解放本國的鬥爭。因此，關於奧國對本國解放所作貢獻的宣言條件，在我們看來是實踐了。」奧國拒絕應對參加戰爭負責任。

供給希魔官兵 達百六十萬人

同時，根據奧國財政研究院[illegible]，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奧國共供給希特勒軍隊官兵一百五十萬到一百六十萬人，即達一九三八到一九四五年奧國成年男子三分之二！這些人所參加的三十五個師團即是由奧地利人所組成的，其中十七個師在蘇德戰場上作戰，十個師團對南斯拉夫作戰。絕對不是一切奧國人都是被強迫徵調的。其中許多人是滿心願意地參加了希特勒軍隊。奧國軍官團百分之九十是自願地參加德國軍隊。德國黨衛軍（警察）與蓋世太保組織部隊是由奧國人組成的。奧國人在希特勒指揮部所受到的信任與德國部隊一樣。德軍指揮部完全信任奧國人，並付命他們擔任領導的職務。

協助納粹侵略 實行經濟掠奪

奧國在經濟掠奪上亦非常積極；從南斯拉夫最近致倫敦會議的備忘錄中可以看到，[illegible]在南斯拉夫北方地區以及捷克斯洛伐克的物質損失，奧國亦應負責。奧國並且是德國的火藥庫與炸彈存儲所」：

「不少的奧國人與德寇一共[illegible]在猛攻維也納時，不付出重大的代價，會不得以抵抗[illegible]以與認為進入共產黨士之後，[illegible]行頑強的抵抗。

在德奧合併之後，奧國東部各省即建立了一百五十三個巨大的軍工廠。奧國部各省亦無例外，整個奧國經濟是任憑德國侵略者支配使用。奧國統治集團現在[illegible]奧國被迫的唯一經濟發展是德國的。但事實如此，奧國在合併之前很久，奧國工業百分之七十即是由德國人所控制。此外，奧國資本家狂熱地動員自己的人力後備供希特勒勳爵之用。奧國的罪惡為下述事實所更加加重了，即是直至最後，奧國那些人還留在希特勒德國方面。當然，在奧國反希特勒運動亦甚積極，但是此抵抗運動之規模是微不足道的。該國家至內特務機關的附庸。希特勒據說，如戈林、羅森堡、烏尼亞與保加利亞，維希特勒德國最後一刻的政權都是在希特勒之前很久即被幹掉了。奧國在南斯拉夫[illegible]進入其國士之後，尚沒有一支力量起來打擊德寇的希特勒侵略軍隊。

戰後的奧國 遠未民主化

在戰後的奧國，遠沒有作到使該國實行民主化的一切事情。在奧國獲得解放以來，已過去兩年了，但是還沒有通過肅清法西斯分子的法律。國會在數日之前始通過了清除納粹化的法律，但是該法律的實行是由於盟國委員會所加上的壓力的結果，並且不得不對該法案加上許多修正。希特勒黨徒就有五十三萬人，但已登記的不得…六千人，而被捕入獄的只有一千個。奧國首都維也納特務的活動，並在部份的國家機關中任職，有些還在奧國領導機關擔任重要的職務。據說民黨派遣其領袖之一，與希特勒德國勾結的希特勒米契爾代表出席倫敦會議，仍是站在希特勒德國方面的一切支持。在外長會議上，[illegible]與希特勒德國對本國自己解放了事實的根據，合法化與奧國的統治集團方面除掉對參加希特勒戰爭應負的責任。奧國統治集團企圖使奧國毫無根據的要求與希特勒德國同作戰[illegible]而不能逃脫對於法西斯侵略所加諸聯合國，即不能逃脫一切損失的責任。該國的奧國負責任。

蘇中兩名解放兵 光榮加入共產黨

【本報訊】據山東廿四訊，半年前自蘇中解放過來的蔣軍士兵葉炳榮、黃有根二人，在自衛戰場上，屢次為人民立功，要求參加中國共產黨，已被批准。葉炳榮係江西廣豐人，織布匠出身。原為蔣軍四十九師士兵，解放後參加新四軍某部，歷次作戰勇敢，被選為戰鬥英雄。孟莊戰鬥中，葉率領戰鬥小組、第一個爬過高牆，與三倍於己之蔣軍展開白刃戰，僅十餘分鐘，全組即俘獲蔣士兵卅餘名，繳獲長短槍十七支。黃有根係江西豐城人，貧農出身。民國十九年土地革命時，他家分到廿畝田。未幾即遭蔣介石「圍剿」，弄得家破人亡，黃一人流浪至福建，抗戰後被一〇五旅抓去當兵，去年八月十一日李堡戰鬥，黃與服士兵九人，一同放下武器。解放後黃作戰勇敢，常以自身遭遇，教育新解放蔣軍士兵。棗莊戰鬥後，被提升為機槍班副班長。

（上接第一版）

還不明白嗎？」玉章同志聲色俱厲的對方只得說：「我問你說不清楚。」楊某才說：「請先生把公文看完，恐先生看油印的不清楚，這裏還有一份是鋼筆寫的，下面還有司令蓋章代偕軍派兵護送遷回延安等事，請先生不要着急。」玉章同志說：「你們把各處搞得這樣亂，我們的人員你們不能捕去，我要到孫司令、行轅參謀長、張市長等見面，一切要面談後再說。」他們說：「你們的人都集中在樓下客廳裏。」玉章同志要下樓到客廳與同志們見面。同志們訴說他們怎樣遭受暴行及金錢錶等等物件之損失。

玉章同志向大眾說：「孫司令有公事來要我們撤退，我們非得政府明令是不撤退的。我黨中央命令，是寧死不屈撤退的。我們要保持我們共產黨員的立場與氣節。至於軍警未先給公事即破門而入，甚至搜查是不對的。我就要去見孫司令、張市長等，他們不許。現在我去打電話，同志即去打電話，電話已被他們切斷了，打不通。他們又說：「吳先生年老了，請上樓在床上休息，以待天明。明天孫司令就會來。」玉章同志說：「你們如果讓我們同志各回房間去休息，我才去休息，否則我說要與同志們在一起。」他們說：「我們也可以休息的，還是請老先生去休息罷。」同志們大家也勸吳老去休息，吳老才上樓去，以待天明。室內數十軍警往來，我們同志們集中在一起，不少的便衣人員及軍警擠滿各房間。直到二十八日晨十時頃，孫元良才到來與吳談，照他的公事再述一遍。吳老照二月二十一日中央聲明，非政府明令及我黨中央及我黨南京聯絡處有命令，決不能撤退說了一遍，並說：「我們堅持我們的崗位，任何暴力我們都不怕的。我現已將七十歲的人了，我從戊戌政變、同盟會、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一九二五——二七大革命、十年國內戰爭、抗日戰爭、現在的爭取獨立和平民主運動，我都參加。自從決心革命以來，生死早已置諸度外，我常想找一適當的死所，此地或者是適當的死所了。人誰不死，只要死得有價值，死一個人可以喚出千萬個人。我們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是有光榮不怕死的傳統的。我要為革命黨人爭人格，保持高尚英勇的人格。現在和談雖停頓，門還未關死，此等行為將最後關死和談之門」。吳老慷慨激昂的說這番話以後，即要求撤退監視的軍警，即使要監視，可以到住宅外去監視。孫說：為慎重保護起見，不能不如此。吳老又要求與重慶行轅參謀長及重慶市張市長見面。孫答：他可以去和他們商量。吳老問新華日報館情形。孫答：情形很順利安定，請放心。吳老要求與新華日報社負責人恢復電話，于剛等見面。孫答：當轉告；並請吳老準備撤離重慶。孫去後，吳老即擬一電致南京之重慶行轅主任張羣，說明二十三日晨突被大批軍警搜查監視情形，及表示如無政府明令和我黨中央命令不能撤退，請他迅速解除警備司令立即停止監視，並使新華日報照常發行營業。此電即送請孫司令代發。及至三月一日，出事已過兩天，衛槍軍警林立宅中，日夜都叫囂非常，以致吳老未能安睡一刻，他常在同志們和軍警羣衆間，講說革命歷史的英勇事蹟，和革命黨人及共產黨員的犧牲精神，強調必須承繼和發揚我民族的革命傳統。許多可歌可泣的事蹟，都是他親身所經歷或見聞的，這不但使我們的同志們感動，而且使許多軍警大為感動。三月一日午後六時，行轅蕭參謀長和張市長來見吳老。吳老告以經過情形，蕭參謀長說，他事前並不知道，只是昨天孫司令在電話中告訴他說，能晚十點送公事與吳先生，三時即行動，經過很良好，並不知道有許多不好的情形。但他看見軍警林立，也只得說他們不能不特別進行「保護」。晚間重慶美國副領事布德持觀吳老來電說：美國領事館於五日及六日往一架來渝，各設五十人送返到延安。三月二日報社館復于剛在一警陪同來見吳老，吳老與館于談話時，有幾個便衣和憲軍衣的人也跑下來作記錄。他們的人氣勢極兇惡，于剛一開始報告報館被封閉情形，有一特務就說：只能講話四十五分鐘。吳老要色俱厲的說：為什麼？我們不是囚犯，講話的自由都沒有了嗎？我準備要講三點鐘的話，我要講到沒有死，把話講完。那人不敢講話了。于剛報告當夜軍警如臨大敵兇惡的到報館來，到處搜查的暴行經過。隨後吳老講話，說明：「此次暴行係國民黨最後關死和談之門，決心內戰到底，我們的立場是確定的。我們要保持我們共產黨的人格，我們不怕犧牲，我們在重慶、成都、昆明的三百八十人，要團結得像鋼鐵一樣。任何暴力我們都不怕的。我們犧牲一個人會有一萬人起來代替，我們要作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特務們欲加制止，吳老更滔滔不絕的講下去。同志們看吳老太興奮了，臨請吳老不必再講了。于剛同志說；我就將吳老之話傳達下去。臨復于剛向同志臨別時，吳老說：「請同志們堅強團結得像鋼鐵一樣。」于剛大聲答說：同志們，我們一定不怕，態度異常悲憤。全室的人有為之感極而泣者。自此以後，軍警中有許多人受了感動，態度一天比一天好。吳老有機會就和同志們及士兵等談論作人的及革命的故事。有許多軍警表示，對於吳老對於共產黨員，到今天才認識了他們人格的高尚。以後臨行時，有些軍警士兵請吳老題字。三月九日送我們在重慶的人員終於被迫離開了重慶，但是我們與重慶及西南各地人民永遠保持深厚的精神聯系。